

(二) 尙書大禹謨校記 圖版一、圖2.

此尙書大禹謨殘紙，出吐魯番雅爾湖舊城中。存三行。起『禹曰』訖『惟修』。以校現行註疏本『民』寫本作『邑』，與隸古定尙書寫本同。（見敦煌石室遺書）猶是魏晉以來相傳古本，未經唐天寶間衛包所竄改者。寫本字雖不多，而書法甚優，似爲唐人所寫也。

(三) 孝經三才章校記 圖版二、圖3.

此孝經三才章殘紙，出吐魯番哈拉和卓舊城。居民乏紙，常用唐人寫經殘紙裱糊鞋樣，因見此鞋樣中有漢字，乃拆散之，得孝經殘片，及其他各件，故其形狀皆不規則。此寫本殘片現存七行，均不完全。起『而成』訖『臣若』。本文有注，取與經典釋文音義本相校，多與之同。釋文用鄭氏注本，則寫本亦係採用鄭注本。但釋文引用鄭注不全，今取日本寬政六年（公元一七九三）所刻鄭注孝經、（知不足齋叢書本）並參考嚴可均所輯羣書治要本孝經鄭氏注校對，除用日本寬政本填補寫本殘缺以便閱讀外，其有兩本文字不同者，爲之校勘如下。

一行、注云：『政不煩荷』。按釋文本、寬政本、嚴輯治要本、『荷』均作『苛』。

二行、注云：『見因而地教化民至之助』。釋文本、寬政本、嚴輯治要本，均作『見因天地教化民之易也』。註疏本同。唯『民』作『人』，避唐諱改。正義曰：『注見因至易也此依鄭註也』。寫本『天』作『而』、『民』作『至』、皆爲武周新字，則此紙爲武則天時所寫。『易』作『助』、傳寫之訛也。又寫本『助』下無『也』字，『之』上重一武周之『至』字。二行、經云：『是以故先』，註疏本『是』下無『以』字。

三行、注云：『先修至事、流化於至』。寬政本、嚴輯治要本、上『至』字作『人』，下『至』字作『民』。按作『人』者因避唐諱改，當作『民』，故寫本均用武周新字作『至』。又下文『上好禮則至莫敢不敬』，『至』亦是民字。